

第一章

走向深渊

“新帝国”的邪恶阴谋

1934年6月29日下午，柏林的天空一片蔚蓝。陆军总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将军被护卫着走进了希特勒的地下暗堡。希特勒，一战时的陆军下士，17个月以前，被年迈的总统保罗·冯·兴登堡任命为总理。此后，他很快确立了对政府的绝对控制权。

54岁的贝克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他被认为是他那个时代最称职且最仁慈的德国军人。他所得到的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新德意志帝国的领袖正在计划重新武装8000万人口的德国。在经过缜密思考的报告中，贝克将军向希特勒表示，他不打算建立一支针对他国的侵略部队，相反，他的目标是要构建一支德国的有效防卫部队。

脾气暴躁的希特勒很不耐烦地回答说：“我的贝克将军，如果不是为了战争，我们不可能建立军队；如果不是为战斗而准备，它的存在也是没有价值的。为和平而建立的部队是不存在的；军队应该为战争的胜利而存在。”

贝克将军很快离开了希特勒的办公室，临出门，他提醒希特勒，随之而来的战争将带来更大范围的冲突，那样的话，德国将难于幸存。

刚刚回到位于本德勒街那座戒备森严的总参谋部才几分钟，贝克将军就接到了海军上将威廉·卡纳里斯打来的电话。他是一战期间一位机智而功勋卓著的德国间谍。16个月以前，在他57岁生日那天，被希特勒任命为德国的一个秘密机构——谍报局的最高长官。

稍显早生白发的卡纳里斯，说话有点口吃。他受过良好的教育，能够说德国潜在的敌国——英国、法国、苏联的语言。对于希特勒选择的最终将导致德意志民族走向毁灭的战争之路，他也忧心忡忡。

卡纳里斯用一种很谨慎的口吻告知贝克将军，元帅正准备发动一场对所有反对纳粹政权的人员的清洗。在拟定为清洗对象的政府高级官员名单中，有希特勒的前任总理库特·冯·施莱彻尔将军和施莱彻尔亲密的朋友和助手——曾在谍报局担任高级职务的库特·冯·布雷多将军。

卡纳里斯告诉贝克将军，希特勒深信施莱彻尔在同法国大使合谋，企图恢复霍亨索伦王室传统的德意志王室帝位，颠覆纳粹政权。贝克知道希特勒疑心很重，于是他派了一个亲密的助手去暗示施莱彻尔有危险，然而施莱彻尔似乎没有

意识到危险。

6月30日正午，贝克顶撞了希特勒之后不到24小时，五个穿便衣的壮汉闯入了施莱彻尔的别墅，他们直奔书房。此时，施莱彻尔正在整理几份文件。他们拔出手枪，击毙了这位前总理施莱彻尔将军。在另一个房间闻声赶来的弗劳·冯·施莱彻尔，也中弹身亡。

两小时后，正在柏林阿道林酒店同一位法国外交官喝茶的冯·布雷多将军收到了路德维希·贝克将军托人带来的一个信封，里面装有一纸便条。便条告诉他，施莱彻尔将军被谋杀了。顿时，布雷多气得满脸通红，他转向那个法国人，几乎发疯地吼道：“我不明白那些‘猪’为何不把我也给杀了！”

布雷多告诉他的这位茶友，施莱彻尔是惟一能够拯救德意志的人。他说：“他是我的上司。现在，我什么也没有了。”

布雷多将军乘出租车回到家里。下午5点刚过，门铃响了。他去开门时，两个陌生人突然掏出手枪向他射击，布雷多将军身中数弹，当场毙命。

阿道夫·希特勒制造了欧洲有史以来最残酷的清洗事件之一。他很清楚地知道，他的大部分军官反对他对外发动战争，并且他深信，他们正在谋划复辟霍亨索伦王朝。

希特勒采取了一系列的阴谋活动，不仅要消灭那些可疑的对手的身体，而且还要败坏他们的名誉。战争部长维尔纳·冯·勃洛姆堡将军宣布施莱彻尔和布雷多是叛徒、卖国贼，命令所有陆海军官不得参加他们的葬礼，此后，这种阴谋活

动便更见盛行了。

尽管有丢掉官位，甚至生命的危险，路德维希·贝克将军和海军上将卡纳里斯将军还是无视戒令，身着便服，垫肩上佩戴着施莱彻尔的纪念章，走在送葬队伍的后面。到门口时，他们被几个穿着黑色制服的党卫队队员拦住。党卫队是一个负责希特勒人身安全并效忠于他的精英集团。

1934年8月2日，被斥为卖国贼的施莱彻尔和布雷多的遗体下葬后一个月，87岁高龄、年迈体衰的保罗·路德维希·冯·兴登堡在东普鲁士他的庄园去世。此前，希特勒已经从这位老战士手中得到了一份政治遗嘱：提名希特勒继任他的总统职位。

现在，希特勒加快了他的行动步伐，他丝毫没有兴趣仅仅成为一个大国的总统。兴登堡去世后仅只几分钟，他即宣布自己为“元首（最高统帅）”并谋划诱使那些陆海军将军宣誓效忠于他。

毫无疑问，战争部长冯·勃洛姆堡执行了元首的命令。当天下午，他把德国所有的将军共计300多人，集结在凯旋柱前。希特勒准备打击“政变”者，使自己绝对控制德意志帝国和武装部队。

将军们受命在当天（1934年8月2日）下午3点参加已故总统兴登堡的纪念仪式。礼炮响起，在一阵悲痛的啜泣声后，全场默哀两分钟，冯·勃洛姆堡将军快步上前主持宣誓（条顿骑士般的宣誓），德国陆军司令瓦尔纳·冯·弗立契将军和路德维希·贝克将军也紧随其后。他们每人一手托着德国国旗，一手捧着《圣经》宣誓：

我向上帝作神圣的宣誓：我将无条件地服从德意志国家和人民的元首、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阿道夫·希特勒，作为一个勇敢的军人，我愿意在任何时候为履行这一誓言而牺牲我的生命。

在这同一时刻，整个德国军队都在列队进行着同样内容的宣誓。

在与弗立契将军一同返回司令部的路上，贝克突然停了下来，郑重地说：“这是令人恐怖的时刻。誓言意味着肉体与精神的毁灭。”

他们继续往前走，贝克又一次停了下来。两位将军都明白他们被欺骗了，他们宣誓不是为了德意志帝国，也不是为了宪法，而只是为了阿道夫·希特勒个人。

“他让我们麻木了”，贝克悲伤地说，“我不明白这种别出心裁的宣誓到底是什么意思。”

元首希特勒从几个月前起，就在继续重新武装德意志。但是，为了实施大规模的侵略计划，他必须排除陆军参谋部的那些反对者，重新安排对其绝对效忠的人员。奇怪的是，战争部长勃洛姆堡可能成为首批清洗人员之一，而他是希特勒第一批提拔的陆军元帅。

勃洛姆堡在德国军界以“橡皮狮”著称，因为他往往能委曲求全以满足希特勒的任何愿望。1937年12月，59岁仍鳏居的勃洛姆堡请求希特勒允许他与一位26岁的打字员结婚。希特勒应允了他，并在婚礼上为他证婚。

勃洛姆堡和他年轻的新婚妻子启程去了富有浪漫情调的卡普里岛度蜜月。

而希特勒多年的密友赫尔曼·戈林却在策划清除战争部长。赫尔曼·戈林在私下被认为是一个权力欲极强的人，他极度垂涎勃洛姆堡将军的职位。

戈林将调查勃洛姆堡的任务指派给这方面的专家莱因哈德·海德里希。这个人，高高的个子，长着鹰钩鼻，是党卫队负责安全的部门——党卫队保安处的年轻头目。凭着一种精明和梭子鱼一般的本能和直觉，这位有着极度野心的海德里希和他的爪牙们开始介入到勃洛姆堡的私生活。他们发现，他很爱和女人在一起。在第三帝国，这一点本身并不能治罪，但可以成为将来某一天进行要挟的重要依据。海德里希的间谍们发现，勃洛姆堡偶尔衣着便服在柏林几家富有情调的夜总会过夜。

同时，保安处人员开始细查刑事警察原来的案卷记录，并取得重要突破。勃洛姆堡漂亮的新婚妻子埃娜·格鲁恩被证实曾经从事过卖淫活动。她的母亲是柏林警察所熟知的“按摩院”的女业主，而“按摩院”往往也就是那些急于需要所谓“全身按摩”的有钱男人光顾的场所。

戈林欣喜若狂，他立即去见元首，并让他过目警察局的案卷记录摘要。希特勒看后表示对此很痛心，并立即命令蜜月中的勃洛姆堡返回柏林。

勃洛姆堡很快被解职了。他和他的妻子被流放。他忽视了多年来他本应该明白的那些陆军将军们向他提的建议——他所做的一切无异于“玩火自焚”。

现在，希特勒所需要考虑的是谁来接替勃洛姆堡担任德国日益庞大的军事组织的首脑。他倾向于任命瓦尔纳·冯·弗

立契将军，他曾在 1935 年 5 月被兴登堡任命为德军总司令。令戈林吃惊的是他自己未被选中，于是，他开始着手针对冯·弗立契将军的“清洗”计划。



“新帝国”的三位德军首脑。左起为：维尔纳·冯·弗立契将军，埃里希·雷德尔将军，瓦尔纳·冯·勃洛姆堡将军。其中两人没有能在希特勒的帝国“清洗”中幸免。（国家档案馆）

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侦探们又一次审查了警察局那些多年的卷宗。在那里，他们碰到了德国一位官员的名字，这人曾经被一个名叫奥托·施密特的男同性恋者所勒索。无疑，施密特害怕高级政府间谍的严刑盘问，他自称是巴伐利亚·乔，曾经同弗立契将军在沃恩西车站有过同性恋行为。

为了取得更多的“证据”证明弗立契确实是一位同性恋者，海德里希的间谍们分散到全国各地，调查弗立契将军的下属。但是，没人宣称他们的上司有过同性恋行为。

尽管对弗立契的指控缺少足够的证据，但是，指控报告还是被草拟出来了。

获悉这种捏造的指控，弗立契愤怒至极，他要求立即面见元首。赫尔曼·戈林无视弗立契将军的要求，安排巴伐利亚·乔去见了元首。

在德国政府图书室，巴伐利亚·乔在眉头紧锁的希特勒面前陈述了自己的“劣迹”。施密特受过很好的训练。这个臭名远扬的伪证犯宣称，一个年龄较大的将军，戴着单片眼镜，穿着带皮领的短外套，拄着一根银头拐杖走进了车站。在盥洗室，巴伐利亚·乔勾搭上他，并同他去了附近的一个黑暗的小巷内……

对此，弗立契进行了反驳。他说他已经好多年没有去过沃恩西车站，并且他根本没有银头拐杖。

针对巴伐利亚·乔捏造的故事——惟一的指控证据，不谙阴险的政治谋害手段的弗立契，不是粗暴地反抗，而是说软话讨好起戈林来。结果，希特勒随即解除了他的高级军衔。

后来调查发现，被巴伐利亚·乔指控的那个军官是一个后半部分同名的骑兵军官，名叫艾奇姆·冯·弗立契。但元首拒绝为受辱的弗立契将军恢复以前的军衔。

在这期间，希特勒更强烈地意识到必须确保武装部队统一指挥。当他准备发动战争时，参谋部必须完全听命于他。于是，希特勒创立了武装部队最高指挥部（OKW），各级指挥官完全隶属于这个武装部队最高指挥部，希特勒自任最高统帅。他选中了两个绝对忠诚于他的高级助手，威廉·凯特尔将军任参谋长，艾尔弗雷德·约德尔任作战部部长。

1938年2月4日，像德国其他机构一样被元首控制的

柏林广播电台播放了来自武装部队最高指挥部的一篇长文。报道称：陆军元帅冯·勃洛姆堡和弗立契将军因健康原因离职。接着播音员宣读了另外 35 位战绩出色而未被希特勒或戈林选中的将军的名单，他们也由于“健康原因”提前离职。

一时间，曾经用来筛选德军军官的字眼——“健康欠佳”通过电波迅速传遍世界各地。不过，欧洲各国的首脑都很清楚：通过一系列阴险的策略和恶毒的手段，希特勒完全控制了 8000 万人口的德国和强大的陆海空三军。

“猫贼”夜访日本间谍首脑

华盛顿海军情报局（ONI）海军少校埃里斯·莫·萨查里亚斯越来越确信帝国海军上校山口田万是日本在美国从事间谍活动的首脑。这个人，作为日本驻美使馆的一名武官，温文尔雅而富有魅力，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看起来很能适应华盛顿的社交活动。

由于对山口存有疑虑，萨查里亚斯决定尽可能多地以私人身份同他接触。其中有一次，那是在 1936 年 1 月，萨查里亚斯和他的妻子应邀参加了山口在装饰豪华的五月花宾馆中国厅举行的节日宴会。

44 岁的萨查里亚斯，是他那个时代为数极少的海军学院犹太毕业生之一。在宴会上，他偶尔品一点鸡尾酒。突然，他注意到了德军的两位武官——海军中将罗伯特·维特赫夫特·埃姆登和陆军中将弗里德里奇·冯·伯特歇尔，他们

同山口的关系显得非常亲密。这种情况让这位海军情报局特工感到奇怪。以前，这两位纳粹分子同山口的关系相当冷淡，两国政府之间也似乎并不友好。

宴会接近尾声时，萨查里亚斯告诉他的妻子，他们应尽可能长时间地呆在这里，要看看那两位德国人同日本主人之间到底会发生些什么。在以往山口主持的社交场合，那两位德国人通常在宴会结束后几分钟便离开了。然而这次，他们却呆了近三个小时。萨查里亚斯觉察到，这次宴会的举行是为这两个德国人同山口的谈话提供机会，以便他们讨论一些重要的事情，同时又不会引起太多的注意。

客人越来越少了。敞亮的大厅对面，伯特歇尔将军和海军中将维特赫夫特·埃姆登仍然和山口在一起。那两位德国人不断向萨查里亚斯投来目光，很显然，他们很恼火，因为萨查里亚斯仍没有离开。

萨查里亚斯向那两位德国人和那位日本人点了点头，并对他的妻子说：“有重要情况。”

形势很快陷入了一场“猫鼠”游戏中，谁能凭借智慧战胜对方呢？

服务员刚清理好所有的餐具，萨查里亚斯和他的妻子就赶到山口近旁，以确保同那两个纳粹分子同时离开，从而剥夺那两个德国人同日本主人继续会谈的机会。

第二天早晨，萨查里亚斯和他的上司威廉·德·普利斯顿上校讨论五月花宾馆的那个扑朔迷离的德日联谊宴会。鉴于大使馆武官的主要职能实际上也就是从事间谍活动，海军情报局官员们一致认为德国和日本情报机构正在寻找机会密切

合作。

尽管海军情报局这两位谍报人员无法精确知道事态的动向，但是，基于丰富的经验，他们的预感是准确的。德国上校瓦尔特·尼古拉，一战期间，受雇于威廉皇帝庞大的情报组织。两星期前，在东京同他的日本同行秘密举行了会议。会上，尼古拉建议两国共享情报资源。

尼古拉强调在美国只有高加索人能够高效地从事间谍活动，因为东方国家的间谍容易被察觉。日本人接受了他的建议，他们将在太平洋地区为德国人侦察，这里高加索人太显眼，相应地，德国人要提供他们从美国和巴拿马运河地区获取的情报。

阿道夫·希特勒对这一约定很感兴趣，他任命尤金·奥特为驻日大使，协调两国的情报交换。

现在，因五月花宾馆宴会，海军情报局开始对奥尔本城堡进行了为期 48 小时的监控。奥尔本城堡位于华盛顿威斯康星路和马萨诸塞路交叉口，是一幢壮观威严的公寓式建筑。山口上校一直就在那里的一组高级套房里活动。萨查里亚斯上校确信这套寓所也就是日本在美国间谍活动的指挥所。

在实施监视的第一个晚上，海军情报局技术人员挤在密闭的卡车里，卡车就停在奥尔本城堡附近，他们利用电子仪器捕捉到城堡某个地方传来的异样声音。萨查里亚斯断定声音是由发布情报的译码器发出的，这些情报由谍报人员用的邮袋或无线电发射机发送到日本东京。

紧接着，一个精心设计的行动计划出台了。海军情报局



海军上校山口田万，潜伏于美国的日本间谍首脑。

特工秘密潜入山口的套房，探查那个译码器，并获取一些“密码”或其他一些间谍活动中常用的必需品。

间谍们最大的担忧是山口可能在家并抓获执行任务中的海军情报人员——“猫贼”以至在日本和美国政府之间激起巨大的震动。萨查里亚斯想出了一个万全之策：他和夫人将邀请山口到他们华盛顿市郊的家中吃饭，到那时再采取行动。

像往常一样，山口笑容满面、举止得体地来到了萨查里亚斯的住处，这时，海军情报官起身致歉，去了另一房间，打电话给他的上司。他重复了一遍暗号，示意那个日本人已到“猫贼”可采取行动。

同时，傍晚时分，密码破译员海军中校杰克斯·斯·霍尔特威克和海军无线电专家姆格雷戈尔带上了民用电子设备。随后他们驱车去了奥尔本城堡，车两旁用大字漆上了他们编造的公司名称。他们谎称是应住户之约而来骗过了门卫，接着他们两个乘电梯上了山口的楼层，蹑着脚穿过走廊，来到了山口的套间。他们认真辨听暗示可能有武装哨兵的声音。

这两位闯入者迅速展开了行动。他们高度警觉，留心接近房屋者可能带来的声音。他们用一种特制的工具打开了屋门，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并对房间进行了全面搜索。他们翻动东西时格外小心，以免暴露他们的光临。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发现译码器。

装好从山口桌上获取的大量文件（但愿山口认为这些文件因记不起放在何处而丢失了），“电子专家们”乘电梯回到大厅，路过等得有点焦躁的门卫后，驱车离开了这里。

奥尔本城堡传来的令人不安的哒哒声一直困扰着萨查里亚斯。他认为可能有一些身份不明的美国人租用了奥尔本城堡的其他套间，作为山口的信息传递中心，使他保持同东京情报机构的秘密联络。

海军情报局继续对奥尔本城堡实施监控，并且他们已经摸清，山口的套间是日德两国在美国的联合间谍组织的指挥中心。几个月后，1936年11月25日，希特勒纳粹德国同裕仁天皇日本帝国的密切联系公布于世。在柏林精心组织的仪式上，日德两国外交官签订了所谓的“反共产国际协定”，旨在两国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世界范围内的“颠覆活动”。

两年后，山口田万应召回东京。为充实海军队伍，山口被派到海军部做帝国联合舰队总司令、海军上将山本五十六的助手。由于他的出色才干，山口在制定偷袭珍珠港太平洋舰队的绝密计划中起了重要作用。

希特勒统帅部的十只“鼯鼠”

瑞士，一个山顶终年积雪的阿尔卑斯山区小国，约有500万人口，是一个景色优美的地方。温和、勤劳的瑞士人民制造了世界上最精美的手表，培育出了最优良的奶牛。然而，瑞士最宝贵的还是他们的中立国地位：瑞士联邦宪法规定了瑞士国家的绝对中立，以防瑞士联邦本土遭受任何外来的入侵。

由于瑞士数十年来一直是一月和平的安全岛，加之它又处于联结几个大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的欧洲大陆枢纽地带，因而，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瑞士成为许多国家间谍机构从事间谍活动的理想场所。德国的两个间谍机构——谍报局和党卫队保安处，在这个袖珍型的国家，聚集了比在其他国家多得多的秘密组织。

这两个竞争性的间谍机构的领导人，一开始就非常准确地断定，国内任何一个反对阿道夫·希特勒和他的政权的机构都将集中在瑞士。因此，这两个组织在斯图加特（距瑞士北部约80英里的一座德国城市）建立了分支机构来具体处理在瑞士的一些事务。

斯图加特的秘密官员们有两万份关于瑞士公民的档案，

而这些人可能对第三帝国“有用”。每年都有来自斯图加特官员指派的间谍窜进瑞士，并在那儿招募新成员，这些新成员在第三帝国受训，然后这些受训人员回到瑞士再另募新兵。

就在纳粹间谍机构加强它们在瑞士进行军事活动的同时，一位受人尊敬的匈牙利地理学家亚历山大·拉多菲和他的妻子海伦一起来到了日内瓦。他告诉邻居说他是来寻求一种新的“生活”，夫妇俩创办了一家地图出版公司——地理出版社。实际上，这个公司是个掩护。拉多菲是苏军的一名上校，奉命来到日内瓦是为了建立一个间谍网，以搜集德国的重整军备的情报。

拉多菲生于匈牙利，但受训于塞希乔丁亚——一所位于莫斯科郊外由苏联间谍机构创办的学校。拉多（朋友们都这样称呼他）过去几年一直为苏联共产党领导的第三国际工作，在匈牙利、波兰、捷克和德国鼓动革命。

1937年，在瑞士的前几个月里，拉多的主要情报来源是奥托·庞特（化名帕克波）——一个思维极其敏捷的间谍。怀着对纳粹的极度仇恨，庞特在德国南部建立了自己的间谍网——罗塔（Rot）。

作为一名瑞士的前新闻记者，庞特从1930年7月10日起就成了一名忠诚的共产党秘密间谍，那天，他参加了在意大利米兰的空中飞行，把印有谴责新独裁者本尼托·墨索里尼的传单撒遍了整个米兰。

拉多定居日内瓦后没几年，苏联的另一名间谍亚历山大·阿·吉姆·富特也来到了日内瓦。33岁的富特，6英尺3吋

的个头，英俊潇洒，相貌迷人。他是一个经济富裕的英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后裔。几桩生意经营的失败，使他遭到了众人的责备。

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忠于共和政府的军队展开了镇压叛乱的斗争。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统帅的民族主义反叛力量得到了阿道夫·希特勒的军事、资金、情报和所谓的“志愿者”德国战斗队的支援。此时富特终于找到了值得为之战斗的理由。作为国际纵队英国大队的一名成员，几周内到了共和国政府掌握的马德里附近。

1938年9月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垮台，富特返回了伦敦，受到了国王街共产党总部的邀请。在那儿，他得到了一份意外的惊喜。他见到西班牙前国际纵队的政委道格拉斯·斯普林霍尔，他极力推荐富特接受一项特殊的任务——在瑞士当一名为苏联工作的间谍，以德国为主要目标。

富特孩提时代就想当一名秘密间谍，所以他急切地接受了这个安排，并领受了指示。

富特奉命于1938年10月10日到日内瓦的吕·杜·勃朗峰邮政总局的外面。他的脖子上将围一条白毛巾，右手拿着一根皮带。正午时分会有一位妇女和他接头，并向他打听时间，这位妇女将一只手拿着一个橘子，另一只手拎着一个绿色小包。

富特的联络人原来是美丽迷人的厄休拉·舒尔兹（化名索尼娅），她是生于德国的犹太妇女。她个头高挑，体态端庄，身段迷人。35岁的索尼娅从1936年起就建立了一个由她本人亲自领导的，在瑞士从事反对德国的苏联间谍秘密工

作站。当时她和两个孩子以及女管家一起住在科村一幢大的别墅里。科村是一个旅游胜地，在那儿可以俯视坐落在瑞士西端的日内瓦湖。

索尼娅过着舒适的生活，每月由苏联间谍部门提供1000瑞士法郎（大约相当于1999年的3500美元）的薪水。为了避开人们的注意，她把她的无线电收发两用机的那根长天线架在花园里，发报机藏在她的餐厅的一个面包箱里。每两周，她间隔一段时间向莫斯科发报，收发她的几个在德国的间谍发来的情报。

索尼娅给了富特2000瑞士法郎，然后命他潜入德国南部城市慕尼黑搜集有用的军事情报，并要求他三个月内返回日内瓦。1939年1月10日的这次见面是在洛桑的邮政局前进行的。这个英国人非常兴奋，他已经查明，只要希特勒出现在慕尼黑这个纳粹党的诞生地，他就常常会在卡尔斯普拉茨附近的一家名叫厄斯特里亚·巴伐利亚的时尚餐馆吃饭。为什么不让人放颗定时炸弹炸死这位元首呢？

索尼娅感到非常震惊。希特勒一直受到严密的保卫，所以刺客很容易被查实身份，这就很可能导致苏联在瑞士的间谍网被破坏，而且那些在德国的间谍也可能遭到逮捕和枪杀。

索尼娅冷静地考虑了富特的暗杀计划后，她要求富特再次回到慕尼黑，并且告诉他，4月份会有一个间谍和他取得联系，又给了他更多的资金。

来到了指定的地点，富特惊奇地发现，他的联络人竟然是他的英国老朋友威廉·菲力普斯，西班牙内战期间，两人